

王敏华 著

中国

ZHONG GUO

诗



禅

SHI CHAN YAN JIU

研究

7.22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王敏华 著

中国诗禅研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诗禅研究

王敏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柳州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129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册

ISBN 7—5633—2122—5/I·145

定价: 7.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佛教中国化 儒道亦参禅…………… (1)

——华夏文明的历史投影

一、文明序曲…………… (1)

二、三教合一…………… (5)

三、天人合一…………… (9)

四、宗教玄辉…………… (12)

第二章 顿悟见佛性 妙悟来缪斯…………… (18)

——诗禅结合的奇妙现象

一、禅的言筌…………… (18)

二、诗的蕴涵…………… (25)

三、禅渗于诗…………… (31)

四、诗通于禅…………… (34)

第三章 诗禅同“妙悟” 学诗似参禅…………… (46)

——“以禅喻诗”论的发展源流

一、皎然的《诗式》…………… (48)

二、司空图的“韵味”论…………… (50)

三、严羽的“妙悟”论…………… (51)

四、王夫之的“情景妙合”论…………… (56)

五、王士禛的“神韵”论…………… (57)

六、袁枚的“性灵”论…………… (61)

七、梁启超的“新意境”论…………… (64)

八、王国维的“境界”论…………… (70)

第四章 山水通禅意 诗篇颂永恒	(76)
——禅意缥缈的山水诗	
一、山水入禅别有诗	(76)
二、东晋、南朝时代的田园山水诗	(78)
三、唐代田园山水诗及其他	(86)
四、宋代田园山水诗及其他	(99)
五、元明时代山水诗及其他	(109)
六、清代山水诗及其他	(112)
七、现代山水诗及其他	(119)
第五章 诗境如禅境 八方意趣同	(132)
——中国诗禅的世界影响	
一、禅学宏扬 东渡日本	(132)
(一)日本的禅学	(133)
(二)日本的俳句	(136)
二、西方诗歌 亦染禅风	(145)
(一)西方文论之于禅学	(147)
(二)西方山水诗与俳句	(160)
(三)西方意象派诗歌之于禅和俳句	(173)
主要参考书目	(179)

第一章 佛教中国化 儒道亦参禅

——华夏文明的历史投影

一、文明序曲

华夏文化起源于远古氏族的图腾观念。

华夏文化历史悠久，从远古神话的传说中就可以见到女娲、伏羲等神人的传奇故事。

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说文》）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鸿烈·览冥训》）

伏者，别也，变也。羲，戏也，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曰伏羲也。（《风俗通义·三皇》）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于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比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易系辞》）

他们自身亦神、亦人、亦蛇，实即华夏氏族崇拜的图腾。

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

蜥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帝王世纪》）
这种蛇身，经过想象，“接受了兽类的四角，马的毛，鬣的尾，鹿

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闻一多《伏羲考》)，就神化为龙，成了中原氏族的图腾。

而与此同时的东方集团则以凤鸟为其图腾。这种凤，也是凡鸟的夸饰神化：

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鸞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龙文虎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说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

郭沫若指出：“玄鸟就是凤凰。”(《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的发展》)

如同中原图腾“人面蛇身”，凤亦“人面鸟身”：

大荒之中……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曰九凤。(《山海经·大荒北经》)

而同一《山海经》所载：“人面鸟身，践两赤蛇”，则应是华夏氏族统一、龙凤图腾融合的象征。

这种龙凤飞举的图腾，积淀着民族的深厚感情，体现了民族的美好理想，成了力与美的化身。它使所有直到后来才获得名称界定的诗歌、舞蹈、绘画、音乐、雕刻、建筑……犹如一则则神话、一串串咒语、一个个礼神动作，以艺术的萌芽状态，呈现于巫术礼仪、图腾崇拜之中。其间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乃至一线曲折、一弯弧度、一串旋律、一个音符，仿佛都带有奇特的神力与幻变的魔法。

从那以后，龙飞凤舞、翱翔太空，放射出华夏民族璀璨夺目的精神文明之曙光。

一切文化形态最初都孕育于原始图腾。已有的出土文物也为此提供了佐证。

华夏文化，从现已发现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年代算来，已有近 8000 年的历史（参见李友诗、陈旭《试论裴李岗文化》）。

从发掘出的石器工具及其自觉加工过的“装饰品”来看，早在七八千年前的中华民族就有了物质生产的产物和精神生产的产物。这种属于意识形态的“装饰品”产物就是包括宗教、艺术、哲学等胚胎在内的上层建筑（参见李泽厚《美的历程》）。

由此可见作为意识形态之一的宗教，其渊源也是很早的。它是伴随着原始图腾崇拜而俱来的。宗教观念产生了，接着又从世代的劳动斗争、社会斗争中，产生了探索性与征服性的神话。如“女娲补天”、“精卫填海”、“羿射十日”……

宗教最初是人自身幻想超越的一种领悟性意识。宗教学奠基人麦克斯·缪勒（F·Max Muller）即认为宗教的特色就是领悟无限的主观才能。

领悟无限，这是宇宙意识的觉醒，人生究竟的探索，它要求的是一种天人的透视，一种命运的预测，一种心态的平衡。

但领悟无限毕竟是出于解脱现实困扰的需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事物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随着历史进入氏族社会末期，一些从事巫术活动的人，渐次脱离生产，专门从事僧侣职业，到了殷代，就出现了最早的宗教组织——巫教，其教主称作“阿衡”，僧侣称作“伊”、“巫”、“史”。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巨脰、格于上帝；巫咸×王家；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率惟兹有陈；保×有殷……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周书·君奭》）

乙卯卜目幼（诰）史。（《卜辞通纂序》）

这些“伊”、“巫”、“史”，握有大权，能“格于皇天”，“格于上帝”，是往来于神与人之间的神秘使者。他们的宗教手段就是运用巫术、占卜，表达神意、编造幻象、祈祷祲祥。因此，这是一些如马克思说的：“能真实地想象某种东西”的思想家。

至今，从出土的殷周青铜器的纹绩字体上还可读出巫术宗教的某些观念特色。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中，儒家孔子只是一般地承袭从前的神创的宇宙观，较少涉及宇宙本体论。而道家庄子的“道”与“真人”之说，则把老聃哲学推向宗教神学的彼岸，从而为后世道教神学打下了基础。

到了汉代，儒家学说经董仲舒的神学观点解释后，也开始染上宗教的色彩，从而造成汉代谶纬神学的泛滥。

至此，由儒学替代宗教的儒家和由道学替代宗教的道家，也就分别形成儒教与道教。

就在灾异、符命、图谶弥漫一时的神秘氛围中，经过印度佛徒极度夸饰、神化了的佛陀带着满身金光进入后汉统治者的梦中，接着是白马驮经进入了洛阳白马寺。

从此，儒、道、佛三教，在泱泱中华的大地上开始了彼此对立又相互融合的局面。

佛教进入中国，直到魏晋六朝儒道玄化，才获得融合的基础。随着佛教的进一步人间化、世俗化，唐后禅宗继起，宋后理

学参禅，道家引禅证道，三教合一，一归于禅。

禅，中和了三教的精妙，以超越思辨语言之直觉，参悟宇宙人生本体之奥秘，既在哲学上深化了理性思辨，又在艺术上拓展了灵视境界。

禅的出现，是华夏文明的又一次闪光。它是中华民族文化心理融入佛学精妙的传统产物，又反过来丰富了中国的文化传统。

二、三教合一

中国三教，儒、道创于本土，佛教源于印度。

佛教之佛是佛陀(Buddha)的略称，其意为智者、圣者、觉者。创始人释迦牟尼。他原为王子，抛弃王位出家，于午夜明星照天的娑罗树下证得菩提(觉悟)成为佛陀。以戒、定、慧为其修持方法：戒以收束身心，定以专志凝神，慧即般若智慧。

佛教小乘有三法印(三个佛法标准)：“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即解脱达到梵我一如)。大乘有一法印(一个佛法标准)：大千世界森罗万象俱为“真如”、“佛性”的实相体现，不生不灭，无始无终，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佛奉行四谛(苦、集、灭、道)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十二因缘(无明、行、识、名色、六根、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宣扬因果轮回，蹈空出世思想。

道教作为宗教组织，起自汉张陵创立的天师道，源自古代的多神崇拜、神仙方术、巫医占卜，奉老子为教主，传播其《道德经》的“道”、“无”观，近于佛教的“空”观。庄子发展老子的“无为”观为遗世超尘的“出世”观，倡导“寂寞无形、化变无

常”、齐生死、泯物我，近于佛教的“诸法性空”。追求与道同体的理想人格、“吾丧我”境界、“不落言筌”的直觉体验。道教中的丹鼎派追求超越，注重内修真功。

儒学奠基者为孔子，以“仁”为其伦理理论体系核心。由“仁”派出“忠”、“恕”、“礼”、“义”诸多道德范畴，其后孟子着重强调内在的“仁”，发展到“义”，而荀子则着重强调外在的“礼”，发展到“法”。

儒学经历了汉儒的道化、阴阳五行化而成了儒教，经历了魏晋玄化而成了玄学、经历了宋明的禅化而成了理学。

儒、道自战国后即相融互补。东汉佛教传入，隋代王通以儒家自居，接受了道家的“无为而治”和佛学的“万法唯识”思想，最早倡导儒、道、佛“三教合一”论。

儒、道、佛思想经历了唐五代一个时期既对立斗争又相互影响的纷纭局面，儒学愈益道、佛化，道、佛愈益世俗化，各自向其对立面和不足面发展，其结果又导致宋明理学的代兴。

作为宋明理学的开创者，周敦颐继承了《周易》《中庸》的天道观、汉儒的五行说，引《易经》以释《法华经》，引道、佛以入儒，开创了理学，其《太极图》就本之于道家陈抟的《无极图》。

接着朱熹融合禅、道建立了“理一分殊”论，张载本庄禅“万物同体”论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物我一体”论，陆九渊倡“万物皆备于我”、“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王阳明主张“心即理”、“心即天”。他们崇奉儒家伦理而又追求庄禅超伦理的本体境界，其理学已如王夫之所说：“阳儒阴释”，或如梁启超说的“儒表佛里”。

理学援佛、道入儒建立起自身体系后，以儒家精神为其主要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始终起了稳定民族心理融合外来文化的核心作用。

对这一反映自然经济的传统文化积淀,为了实现现代化,其正面应予以肯定,其负面也值得反思。

宋明以后,儒、道、佛俱讲心性之学,理论上呈现合流之势。

随着理学代兴,道教更以莲花为喻(佛教净土宗原以白莲作代称)倡言:“红花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佛教进入中国,即以其佛理禅观融入传统儒道文化。宋明以后,禅宗繁衍,更深化了这一交融。

《高僧传》记叙初来中国的高僧,都博览六经,通晓中国的七曜五行、医方异术,主动迎合当时朝野需要,以其佛学融入中国传统文化,译经务求文藻华美而又不违经旨。竺道生以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的思想配佛家“一切众生皆可成佛”的学说,以玄学的“入理言息”配禅宗的“顿悟成佛”。宗密以周易四德(元亨利贞)配佛身四德(常乐我净);以儒家五常(仁义礼智信)配佛门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饮酒、不妄语)。名僧支遁精通玄学,出入经史。名僧慧远博考六经,尤善老庄,主讲佛教实相义,每引庄子义为连类,倡导“佛儒合明论”。

佛教主动融入儒道,赞同儒教尊君孝亲的伦理观,由灵山上众生平等、拈花微笑转到入廷朝君、登堂跪亲。袭用道教斋忏祠祀的礼神仪式。隋唐后,从梵文 Bodhi-sattva 音译过来的菩萨摩訶萨(略称菩萨),其中文殊、普贤、观世音、地藏,成了中国四大菩萨。观音、文殊、普贤更随缘应化,自立道场,加入了中国籍,分别落户普陀山、五台山、峨眉山,成为中国的“三大士”(据传地藏也落户九华山,却不在三大士之内)。因而佛教传入中国后,迅即受到人们的赞许。

袁宏在《后汉记》中就反映了一般人凭着民间黄老巫道传说看待外来佛教的印象。

浮屠者，佛也。西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汉言觉，其数以修慈心为主，不杀生，专务清静。其精者号沙门。沙门者，汉言息心，盖息意去欲，归于无为也。又以人死精神不灭，随复受形，生时所行善恶，皆有报应，所贵行善修道，以炼精神而已，以至无为而得为佛也。佛身长一丈六尺，黄金色，项中佩日月，变化无方，无所不入，故能通百物而大济群生……有经数十万，以虚无为宗，包罗精粗，无所不统，善为宏阔胜大之言，所求在一体之内，而所明在视听之外，世俗之人以为虚诞，然归于玄微深远，难得而测。故王公大人，观死生报应之际，莫不瞿然自失。

其后出现的牟子《理惑论》也有类似记载：

佛者谥号也，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佛之言，觉也。恍惚变化，分散身体，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圆能方，能老能少，能隐能彰。蹈火不烧，履刃不伤。在污不染，在祸无殃。欲行则飞，坐则扬光，故号佛也。

佛在人们心中道化了，巫化了，也就中国化了（当然其中也就包含了中国传统巫医方术和僧侣带来的东方方术密法的夸饰反映）。

而佛教本身在“三教合一”、日益中国化的过程中，在教义上也变得更加切近人生，从对自然生命的绝然否定转向对自然生命的相对肯定。随着禅宗的兴起，更重直观领悟、心灵体验，强调永恒即在瞬间之中，禅机即在顿悟之会，超越即在感性之内，从而愈益重视瞬刻所在的自然境点，也即是富有生机的充满诗意的感性场合，祖国秀丽山川、风景名胜之区。一句话，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感、美感、玄妙感，成了地道的中国佛教了。

三教合一，带来了三教本身的彼此互补，各自反思，通过非线性的相互作用，产生协同效应，心性修炼获得深化与升华。因而曾被认为“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各尽其用。

三、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原是带有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特色的哲学范畴。

最早的《周易》八卦：乾、坤、兑、艮、离、坎、震、巽，分别代表：天、地、泽、山、火、水、雷、风，原是自然界的八种原素。八卦相互矛盾，产生万有，由宇宙的“一”发展为“八”，属于一变；由八卦中每对卦的对立物的统一，发展为六十四卦，是为二变，由二变而生三变，再发展为三百八十四爻，就形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天地、天地生阴阳、阴阳生万物的辩证的宇宙观。

在这一宇宙观中就包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即八卦的天然与人事的相互对应：乾父三、坤母三、震长男三、巽长女三、坎中男三、离中女三、艮少男三、兑少女三（文王八卦次序）。

其后，又由八卦而发展到《洪范》之五行：水、火、土、金、木，并与人事之五事：貌、言、视、听、思相对应，“在天为五行，在地为五事”，构成“天人相感。”

“天人相感”亦即“天人合一”、“天人相通”。

“天人相通”的形式为：

佛教密宗：心——中间功能态——身；

道教全真道：神（心）——气——精（形）；

中医《内经》：神（心）——形——气（气息能量）。

其中气(或中间功能态)显然是“天人相通”的关键。

王夫之在《庄子解》中,注解《养生主》“缘督以为经”一语,认为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缘督者,以清微纤妙之气循虚而行,止于所不可行而行自顺。

这一注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它抓住了“气脉循虚而行”这一不可见态,揭示出中医通经脉的辩证施治方法,揭开了道佛二家和气功家打通中脉实现天人相通的秘密。

庄子还说“圣人之呼吸以踵。”这同样与气功之意守脐轮(密宗三脉七轮之一,即道家之下丹田),下通涌泉与踵的功法相应合。

中医十二经脉,是有形的血管,而道家奇经八脉,藏密三脉七轮(顶、眉心、喉、心、脐、密处、脊根)只是徒具作用、视之无形的气脉(其中顶轮气脉,如张雨伞,形似千瓣莲花,道家谓之天极。眉心轮为智慧眼,即印度妇女化妆时于两眉间点有红点处。心轮气脉成卐字形,象征吉祥。心轮又名法轮,意为诸佛持法之密号。)

密宗认为打通七轮脉结,使各脉气流进入中脉,通过顶轮(大乐轮)就能与佛(法界)相接。而在气功,则是炼神还虚,贯通中脉,使人体场与宇宙场谐调共振,获得宇宙生态能量的输入,呈现出佛家所谓“六通”境界,达到“天人合一”的高效应(参见《气功天地》,吴明《藏传密教的人体科学》)。

据传禅宗达摩功就是综合佛教的禅修、道家的导引和《内经》经络学说的启示而创立的。

道家的道功要求耳、鼻、口三官应如真人沉潜于深渊,浮游于太虚,息虚绝缘,存思守一。这与儒教的诚中镇思、佛教的六根清净有其共同的意向,都是为了关闭间接感知通道,打开直接感受系统,达到“天人交感”、“物我一如”,如道家说的“抱

元守一”，佛教的“万法归一”，儒家的“执中贯一”。这个“一”也就是“炁”（“气”的古写。也叫“真气”）。

作为宗教，道家炼丹修道追求超越，代有其人。

与张道陵同时的魏伯阳著有《周易参同契》，本《周易》爻象之理、黄老“元气”论之道、方士炼丹之法，穷究“天人相应”的周天律吕火候，探索人类自身的奥秘，揭示生命变化的规律，发挥生命的功能，造成减熵状态，导引人体向有序性、良性的方向发展，达到“天人合一”的超越境界。

其后，西晋魏华存著有《黄庭经》，系统揭示了人体以黄庭、泥丸穴为主导的内修穴位。循此内修，就能使人身小宇宙与自然大宇宙之间出现能量信息的交换状态，进入“天人合一”。

对《黄庭经》，南宋著名诗人陆游曾题诗赞扬：“白头始悟颐生妙，尽在黄庭两卷中。”

唐、五代是道教兴盛的时期。除了孙思邈著有《千金要方》、《保生铭》倡导保生养心炼气；司马承祯以《坐忘论》提出贵道养生修真达性外，道教宗师钟离权、吕洞宾著有内修名著《钟吕传道集》，提出了炼形化炁、炼炁化神、炼神合道的内修之道。陈抟传出了炼神还虚复归无极的《无极图》，又称《太极图》。《太极图》以一纸真传图解了体现中医子午流注的生命节律，它与现代生物节律学遥相应和；图解了体现“天人相应”的系统观念、个体与共体的生物互补观念，亦与现代系统论相应和。

金元时期张紫阳在其《悟真篇》中根据《道德经》《阴符经》组成金丹理论，按照精、气、神外向耗散的逆向，反其道而行之，“归三为二，归二为一，归一于虚无”，运用人体奇经八脉于内炼。

明清时伍柳派以人体为小宇宙,通过任督二脉,炼小周天,通过大周天炼炁化神,达到超越常人的功能——“六通”,即漏尽通、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他心通、神境通。

这也就是所谓“天人同一气,彼此感而通”(道家施肩吾语),内外一体,神虚交融,“天人合一”。

对此,道家吕洞宾早就作了形象的描述:

炼虚者乃修真最后一着功夫,自“天人合一”之圣境而上超神虚合一之天境,天地即我,我即天地;太虚即我,我即太虚。清空灵明,毫无可分,不坐不灭,不有不无,而永存永在者也。

炼虚者,以阳神之虚,合太虚之虚,而融洽无间,使我与太虚合体,与天地同流,所谓形神俱妙,与道合真者也。

但是作为道家的炼虚怎样以阳神之虚合太虚之虚?作为密宗、气功贯通中脉之气,又是怎样“循虚而行”,与天(自然本体)相接呢?这仍然是一个长久以来都在探索迄今尚未解开的神奇之结!

古老的东方文化,原就显示出谜一般的魅力,而人体秘密还有待于科学的揭示。

四、宗教玄辉

中国佛教与中国儒道相融合,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影响广及各个领域,深入到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天文、医药以至风俗习惯、日常生活。

佛教寺院以其特有的宗教风格及造型星罗棋布于山林或市廛之间。开初多在城市。佛教鼎盛时期,北魏洛阳一地就有